

起点白金大神
古风宅斗领军人物
流潋紫
唯一推荐——
《庶女攻略》
作家吱吱完美力作

花开锦绣

吱吱

下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花
开锦绣
下

吱吱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开锦绣(下)/吱吱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4.10

ISBN 978-7-5339-4037-9

I. ①花… II. ①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07178号

责任编辑 王晶琳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内文设计 吕翡翠
责任校对 杨爱英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花开锦绣(下)

吱吱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字数 316千字

印张 15.75

插页 1

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037-9
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目
录

149	123	100	065	041	021	001
第三十五章 谋求	第三十四章 上任	第三十三章 翻脸	第三十二章 招供	第三十一章 命殒	第三十章 出生	第二十九章 喜讯





目录

- 238 番外五 青梅竹马
- 224 番外四 俞家那些事儿(四)
- 214 番外三 俞家那些事儿(三)
- 210 番外二 俞家那些事儿(二)
- 203 番外一 俞家那些事儿(一)
- 182 第二十六章 事发



第二十九章
喜讯

结果，赵凌和傅庭筠直到第二天晌午才出内室。

大家还以为他们是逛灯会太累了，珍珠甚至两眼发光地问傅庭筠：“太太，今天晚上我们真的可以去西大街看灯会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既然他们决定在家里歇息一天，正好可以放了家里的仆妇出去玩——要想马儿跑得快，还得把马儿喂饱才行。

“只是你们要小心，可别让人给拐跑了。”

珍珠闻言立刻喜笑颜开，“太太放心，我跟在郑三的身后，保证不会和陌生的人说话。”她喜滋滋地跑去找蕊儿。

傅庭筠看着莞尔，去了厅堂用午膳。

赵凌正等着她。

傅庭筠问他：“九爷下午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没有。”赵凌望着她的眼神温柔而和煦，“你可有什么主意？”

“我哪里有什么好主意。”傅庭筠甜甜地笑道，“只是想用过午膳睡个回笼觉。”

赵凌闻言略略有些不自然地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下午准备在书房里看会儿书。”

他是想说自己不会再打扰她吧？傅庭筠暗暗地笑。待用过午膳，他们一个去了内室歇息，一个去了书房。傅庭筠美美地睡了个觉，醒来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，满室霞光。

窗外传来珍珠和蕊儿兴奋的叽叽喳喳声。

“……雨微姐姐说了，太太既然答应了，就不会食言。你放心好了！”是珍珠的声音。

蕊儿就道：“太太和九爷真好。我等会儿要买炸油果子吃。”

“炸油果子有什么好吃的。你要是想吃，跟雪梅说一声，等哪天瞅着机会给你做就是了。”珍珠不以为然地道，“我要把太太赏的十文钱攒起来，以后给我娘送去。”

自己什么时候赏了她们十文钱？傅庭筠纳闷地起身，喊着“珍珠”。

珍珠立刻跑了进来。她穿了件崭新的茜红色细布衫，还在丫髻上缠了红头绳。

见傅庭筠打量她，珍珠腼腆地笑，喃喃地解释道：“因为要去看花灯……”

所以才会仔细地打扮一番？傅庭筠想起小时候跟着祖母去庙会，也会在屋里翻箱倒柜地一番打扮，不由得笑道：“这样很好看！”

珍珠睁大了眼睛，小脸通红，悄声道：“太太才好看呢！”然后掩饰着心中的羞涩，快手快脚地服侍着傅庭筠梳洗。

傅庭筠就问她：“谁在九爷身边服侍笔墨呢？”

“九爷说想一个人，”珍珠道，“没让我们在身边服侍。”

傅庭筠点头，妆扮好去了书房。

赵凌正埋头写着什么，听到动静抬头，面色冷峻，但看清楚了来人之后，立刻露出了温和的笑容，“醒了？”说着，放下笔站了起来。

傅庭筠迎了上去，“九爷在写什么呢？”

“也没什么。”赵凌笑道，“前几日摩先生问起西北的事，我随意说了几句，摩先生很感兴趣，让我好好琢磨琢磨，然后寻思着写个章程给他看看。我这是未雨绸缪——万一我一销了假，摩先生就把我拉去问，我怎么也得答个一二三四出来啊。”

傅庭筠听了直笑，道：“要不明天我们不去潭柘寺了，你在家好好写章程？”

“事情在心里，”赵凌摇头，“不过简单地写几句话，理一理思路，还差最后一条就写完了，不耽搁明天的事。”

“是我怕耽搁了你的正经事。”傅庭筠说着，挽了衣袖帮赵凌磨墨，“你昨天不还说，潭柘寺又跑不了吗？我们哪天得了闲再去也是一样。”

“那可不一样。”赵凌说着，重新拿起了笔，“潭柘寺供的可是观世音的道场。”

傅庭筠一时间没明白，待赵凌似笑非笑地瞅了她一眼，她这才明白过来——观世音菩萨也叫送子观音。她脸上发烧，瞪赵凌一眼。

赵凌哈哈大笑，将黄沙撒在写好的章程上吸干墨迹。

傅庭筠在一旁帮着忙，道：“摩先生都问了您些什么？”

“他问我那年蒙古人进犯，我都在哪里守卫，打了几仗，交锋的都是些什么人，胜败如何。”赵凌道，“又问起为何我朝商队屡屡在嘉峪关外被劫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来往嘉峪关的商队更多。杂七杂八的，问了很多。”

既然是皇上在潜邸的军师，说不定皇上行事都得了他的指点，若是应答得体，说不定能得到摩先生的青睐，对赵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

“那你是怎么回答的？”傅庭筠神色微敛。

“既然当初将那些功劳记到了鲁成的头上，我怎么能过河拆桥，自然是该说的就说，不该说的不说。”赵凌道，“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。”又道，“按道理，这话应该问颍川侯才是，也不知道摩先生为什么问起我来。难道颍川侯答的皇上不满意？”说完又摇

头，“颍川侯胸有沟壑，应该不会才是啊。”

这也是傅庭筠想不通的地方。两人说了几种可能性，都觉得不太可能。

用过晚膳，郑三带着阿森他们去看花灯，雨微却执意要留下，“都走了，爷和太太身边岂不是连个端茶倒水的人也没有？”

傅庭筠见劝说无用，只得答应让雨微留在家里。雨微趁机将自己代替傅庭筠做主，发给每人十文至一百文不等的赏钱的事告诉了傅庭筠。

想必是因为她一直没出内室，雨微就是想禀她也没办法的缘故吧？而且春节、端午、中秋给家里的仆妇打赏，是傅家向来就有的规矩。

“这件事做得好。”傅庭筠笑道，“还好有你帮忙。”

雨微微赧。

赵凌则站在台阶上，神色凝重地嘱咐了郑三几句，又叮嘱阿森等人一定要小心之类的话，这才放他们出了门。

正房只剩下了夫妻二人。赵凌问傅庭筠：“你会围棋？”

何止是会？简直是她的拿手好戏。不过围棋这件事强中更有强中手，傅庭筠不敢高调，谦虚地道：“曾经跟着教我们读书的老翰林学过，平日都和姊妹们一起玩，有胜有负，也不知道水平到底如何。”

“我们手谈一局不就知道了。”赵凌笑着，和傅庭筠坐在书房的罗汉床上下围棋，赵凌执黑，让傅庭筠先下。傅庭筠也不客气，在座子下了一手，赵凌应了一手，两人你来我往，不过两炷香的工夫，赵凌已额头有汗，“你这是跟谁学的？”

“教我们的老翰林啊。”

“老先生怎么称呼？”

“只知道姓林，名绽，字逢春。”

“从来没有听说过。”赵凌苦笑，“这局我输了！”

傅庭筠认真地点头，“再下下去，你的大龙要被拦腰斩断了。”然后问他，“要不，你先下？”

赵凌这次也不客套了，执了白子先下。虽然也输了，却没上次输得那样悲惨。

“再来一局？”他主动道。

傅庭筠笑着应了。

两人你来我往，全然忘记了时辰，直到看灯会的人都回来，喧嚣声打破了夜的宁静，他们这才惊觉天色已晚。

两人匆匆梳洗一番睡下，临睡前还在讨论刚才的棋局。

第二天，他们去了潭柘寺。

两人虔诚地在观世音像前磕了头，还丢了二十两银子的香火钱。

翌日，他们去了白云观，摸猴子，游窝风桥，到后花园赏桂花，吃那名满京都的斋菜……两人玩得十分尽兴，相约以后有时间再来。

回家的路上，赵凌提议明天去香山看红叶：“虽然现在早了点，可那里绿树成荫，去看看也无妨。”

傅庭筠对爬山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，“还是改日吧。眼看着就要过中秋节了，家里的月饼还没有做呢。”

赵凌想想也是。他自己也还有些上司同僚要应酬。

自那日起，两人一个在外应酬，一个在家里准备中秋节的吃食。翻过一页皇历就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。

大家在院子里摆了桌椅，又找了一处清静的地方拜了月神娘娘的画像，众人围坐在圆桌前吃着月饼赏着月，祭拜月娘娘。因家里又添了砚青几个，比起往年热闹了很多。

次日寅时，赵凌就起床梳洗去了内宫。

买菜什么的有郑三两口子，清扫浆洗有雨微，家里的人口又少，傅庭筠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就坐在赵凌书房窗前的大炕上打棋谱。

晚上，有小厮过来通禀，说赵凌要在宫里当值，今天晚上不回来了。

傅庭筠听着没什么，可到了晚上，她却倍觉难受。平时身边总有个热热的身子，此时却只留个孤孤单单的自己……半夜口渴醒来，迷迷糊糊地就喊了声“九爷”。

她的情绪有些低落。打听到赵凌一个月有几天在宫里当值。

她思忖着，吕老爷过来了，“听说九爷留宿在宫里，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回来。”

“应该会吧……”傅庭筠也不敢肯定。

吕老爷犹豫了片刻，道：“实际上跟您说也是一样——婚礼已经过去了，我也要回西安府了……”

傅庭筠愕然，“你怎么想到回西安府？上次不是说把吕太太接到京都来的吗？”

“那是和阿森几个开玩笑呢！”吕老爷笑道，“你们在西安府的产业还要我帮着打点才行。”

“你且安心，等九爷回来了再计较。”傅庭筠送走了吕老爷，直到第四天才等到赵凌回来。

听说吕老爷要走，他想了想，道：“这样也好。等我老了，将来致仕了，叶落归根，总是要回去的。有你帮我们看着西安府的产业，我们也安心些。”

吕老爷听着一阵激动，连声保证道：“九爷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打理您的产业的。”

因赵凌每隔十天才有一天的休沐，他又坚持要亲自送吕老爷，吕老爷定下了八月二十起程。

傅庭筠为此专门让郑三买了五匹上好的妆花、两双时兴的鞋子送去了吕老爷的屋里，算是给吕太太带的礼物。

她此举提醒了吕老爷，他急匆匆地给家里的朋友邻居买着礼物，又要傅庭筠给些建议。两人忙了一阵子，终于等到了赵凌的休沐。

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

从古长安出来的人，会在十里外的灞桥折柳惜别。从京都往西的人，却是在离阜成门十里之外的十里铺惜别，只是现在没有谁会折柳惜别，十里铺也没有遍植柳树了。

赵凌他们到达的时候，正好是晌午时分，各色人等川流不息。

赵凌挑了一家名叫“阳关”的饭庄为吕老爷送行。两层楼房，飞檐下挂着大红五连珠灯笼，不时有马车停在门口。

精致的雅间，色香味美的佳肴，偶尔飘落到耳朵里的离别诗句，都为阳关平添了几分儒雅之气。

“这里是十里铺最好的饭庄了吧？”吕老爷有些坐立不安地道，“我们随便找间馆子就行了，怎当得起您这样的破费？”

“说什么破费不破费的。”赵凌笑着吩咐小二再送一壶上好的金华酒进来，“我和阿筠的事多亏有你帮忙，要不然在西安府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找到落脚的地方，今年我们也不可能这样顺顺利利地把婚事办了。”他说着，一旁的傅庭筠亲自给吕老爷斟满了酒杯，吕老爷忙站了起来，连声说“不敢”，却被赵凌一把按住，“今天就让我们夫妻俩敬你一杯酒。”

吕老爷听着眼眶微湿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又给赵凌斟酒，两人说起了从前的事，直到阳关门前的车马渐稀，他们才结账出了饭庄。

赵凌扶着醉醺醺的吕老爷上了马车，两人互道了“珍重”，赵凌又反复叮嘱车行的车夫路上小心，大家这才挥手作别。

傅庭筠不免有些唏嘘：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。”

按道理，吕老爷帮他们管着田庄，每年都应该进京对账，送些田庄里的收成给他们贴补嚼用。但考虑到吕老爷的年纪大了，他们和吕老爷商量，以后每年的十月，由郑三去西安府和吕老爷对账，然后将田庄里的收成送回来。

“我寻思着，皇上可能要把颍川侯调回京都来，陕西都司和行都司都会有一番变动。”赵凌沉吟道，“要是我争取去陕西都司或是行都司，你可愿意和我一同出京？”

傅庭筠大吃一惊，道：“你在羽林卫做得不开心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赵凌笑道，“给人做佐官总不如做主官自在。何况我们迟早都要回陕西去的，不如早点过去，还可以认识些人，积攒些人脉。”

就是因为这个吗？傅庭筠很怀疑。

赵凌就揽了揽她的肩膀，“我在羽林卫真的挺好的，只是觉得这样在京都混日子没什么意思……”

望着丈夫眼底一闪而过的无奈，傅庭筠心中一痛。赵凌行事雷厉风行，又是个干实事的人，他年纪轻轻的，却每天上衙下衙无所事事，怎么闲得住？她不由得握了赵凌的手，“你到哪里，我就去哪里！”

虽然舍不得母亲，可她已是出嫁的女儿，是赵傅氏，怎么能因为舍不得母亲而忽

视了丈夫呢？

赵凌望着妻子清澈的目光中透出来的认真、真挚，不由得把妻子搂在了怀里，“阿筠，你也别着急。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，能不能成，还要看皇上的意思。毕竟皇上刚到京都，可用之人并不多。”

“这些外面的事我懂得不多。”傅庭筠闻言娇嗔道，“反正你只要记住一条，你走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，我们的家就在哪里。我要做你的贤内助，不要做你的拖累！”

赵凌动容。

“记住了，记住了。”他应着，在她额间落了一个吻。

郑三的马车越赶越好，又快又稳，不过一个时辰就回了史家胡同，结果却在胡同里和吴家的马车遇了个正着。

郑三正想给吴家让道，谁知道吴家的马车却主动让了道，不仅如此，吴夫人贴身的妈妈还撩了帘子问道：“是谁在马车里？”

郑三忙道：“是我们家爷和太太。”

赵凌在马车里听了，就和傅庭筠商量：“还是多买两个人进来吧。你以后出门，也有个随车的。”

此刻不是讨论这个时候，傅庭筠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，正要问郑三是什么事，对面马车传来吴夫人的声音：“真没有想到，竟然会在这里遇到了赵大人和赵太太。赵大人和赵太太这是去了哪里？”

傅庭筠就撩了车帘，和吴夫人寒暄：“我们成亲有长辈从西安府赶过来主持。今回西安府，我们夫妻特意去送了送。”

“可真是巧了。”吴夫人听了笑道，“你们要去送人，我则是赶着去接人。”又道，“不知道赵太太可曾听说今年的新科状元俞敬修。他是南京丰乐坊俞家的大公子，当朝阁老俞国梁俞大人就是他的父亲，和本司胡同的计大人是姻亲。俞大人的夫人一直住在南京，这次俞大公子中了状元，俞夫人特意带了媳妇来京都和儿子团聚。这不，计夫人邀了我一起去阜成门接俞夫人。”

还真是巧！傅庭筠很是意外。她想起了俞夫人束氏那双严厉却不失温和的双眸……可见姜还是老的辣。当年祖母就曾经说过，那俞夫人虽然精明能干，却也不是那不懂得体贴照顾之人。

傅庭筠既不想说谎，也不想再提俞家，避重就轻地笑道：“阜成门离这里快一个时辰的车程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还是快去吧，否则晚了就赶不上了。”

吴夫人客气了一番，这才催着马车出了史家胡同。

赵凌和傅庭筠在自家垂花门前下了马车。

他见傅庭筠自从见了吴夫人之后就一直沉默，劝她：“这件事又不是你的错，你何必耿耿于怀？要说是谁的错，只能怨老天阴差阳错罢了。你就算是遇到了俞家的人，

只管大大方方地和他们打招呼就是了；否则，越是畏缩不前，他们越是认定是你的错。这个道理我不说你也明白。”

傅庭筠扑哧一声笑，把赵凌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我是在想，要不要如你所说的添两个粗使的婆子。”

赵凌脸色微红，窘然地转移了话题：“你不是说要给阿森找个先生启蒙吗？我问过了，那些翰林院的老翰林很少教人启蒙，离我们这里不远的椿树胡同有个叫博文的私塾。私塾的先生虽然只是个秀才，功名不显，倒是听说教书育人很有一套，名下出了好几个举人进士。我看，不如我哪天去那里看看。”

只有那些致仕的老翰林看着东家是当朝权贵或是地方豪门，为了结交或是看着子弟十分优秀才会收学生，一般的翰林都不会收学生的，更何况是刚刚启蒙的小孩子。

傅庭筠笑道：“那九爷哪天就去看看吧！椿树胡同离这里也近。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听到动静的阿森跑了出来，“九爷，嫂嫂！”他高兴地和他们打着招呼。

傅庭筠和赵凌不约而同地打住了话题。

赵凌每隔六天就要在宫里当值四天，转眼间又到了他休沐的时候。他一大早去了椿树胡同，快到正午时分才回来。

“那位先生姓杨，”两口子在内室说话，“说要先看看孩子。我寻思着我明天又要进宫了，和杨先生约了今天下午申初带阿森过去。你等会儿帮阿森梳洗梳洗。”又道，“你让珍珠把阿森叫来，我有话要嘱咐他。”

傅庭筠应诺。

不一会儿，阿森过来了。

听说赵凌下午要带他去见先生，而且先生要先看看他才能决定收不收他，他神色间露出些许的怯意来。

傅庭筠就帮他打气：“你连那些流民都不怕，还怕这个不成？何况你这些日子跟着我学识字，不说别的，我可是跟着陕西有名的老翰林读了十年私塾的，不比外面那些先生差。你就是信不过自己，难道还信不过我？要不是我一个女子，不能把你养在内宅里，我未必就非要把你送到私塾去读书。”

阿森听着眼睛一亮，又变得信心十足起来。

傅庭筠不由得展颜。

一起用过午膳，傅庭筠将阿森收拾好，阿森和赵凌去了博文私塾。

傅庭筠一边做着针线，一边等着他们。

刚刚绣好了两只蝴蝶，就听见厅堂的门帘子咣当一声响，阿森旋风般地闯了进来，“嫂嫂，嫂嫂，先生收我了，您快帮我准备束脩。”

傅庭筠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，丢下针线拉着阿森问情况，阿森眉飞色舞地讲着，赵凌进来了。傅庭筠又忙着问束脩是多少，可定下了上学的时间，要准备些什么。

没等赵凌开口，阿森已急急地道：“先生的束脩一年十五两银子，初一就上学，要准备文房四宝和启蒙用的《千家诗》。”

还从《千家诗》读起来，难道自己教得不好？因当着阿森的面，傅庭筠只在心里嘀咕，欢欢喜喜地帮着阿森准备了东西。

郑三娘知道后不住地夸阿森有本事，把阿森高兴得直拍胸脯，“等临春大了，也跟着我读书去！”

“那就承阿森少爷的吉言了。”郑三娘哈哈地笑。

站在正房屋檐下看着阿森的赵凌却眉头微蹙，“这孩子，许诺的话怎么能随便乱说！”

“今天高兴，你就别训斥他了。”傅庭筠笑道，“等过两天再好好跟他说就是了。”

赵凌点头，去请了半天的假，第二天就带着阿森去了博文私塾。

因阿森是第一次离开家去学堂，傅庭筠不免要密切地关注，不仅每天放学叫了阿森来问学了些什么，还问先生教得听不听懂，和谁坐同座，同窗里谁的性格最温和，谁的性格活泼……林林总总，事无巨细。又吩咐郑三娘时常做些小点心给阿森带到学堂去，叮嘱阿森要和同窗分享。不过几天的工夫，就有同窗请阿森九月初九到家里去玩。

阿森犹豫着要不要答应。傅庭筠问他为什么。

阿森面色微赧地道：“我还从来没有去人家家里做过客……”

是有些害怕吧？傅庭筠抿了嘴笑，再一次觉得把阿森送到学堂是对的。

“我来告诉你一些礼仪。”她让郑三夫妻扮作同学的父母，临春、珍珠等人扮作同窗的姐弟，告诉他遇到了人该怎样行礼，怎样打招呼。

阿森本就聪明伶俐，只是对未知的事物有些怯意，略一看就明白了，加上他对傅庭筠的话一向奉为圭臬，有了傅庭筠的亲自指点，立刻信心倍增，很快就不再拘谨。

就是一旁看着的雨微也忍不住夸奖阿森聪明。

阿森面露得意之色，对去同窗家开始期待起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傅庭筠也接到了计夫人的请帖，请她九月初九到家里赏花听戏。

她想到那天在胡同口遇到吴夫人的事……不知道俞夫人会不会参加。虽说遇到俞夫人是七八年前的事了，可她的模样却没有太大的变化……

傅庭筠想了想，借口那天赵凌恐怕要请了同僚来家里做客，婉言谢绝了。

计夫人派来下帖子的妈妈听了很是失望，道：“夫人那天还请了俞阁老的夫人和儿媳妇。”

“大家同住在京都，以后有的是机会碰见。”傅庭筠笑着应酬了那妈妈几句，让珍珠送了出去。

晚上赵凌回来，傅庭筠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这件事，他就和傅庭筠商量，把阿森移到西厢房去住。

“原来你是想让他安静地读书，现在他上了学堂，不如搬进来住。一来你可以随

时关注他，二来可以把南书房腾出来做客房，你看怎样？”

家里的事赵凌一向不管的。傅庭筠不由得奇怪，“你怎么突然想腾了南书房做客房？难道是结交了十分要好的朋友？”只是这并不是什么十分了不得的事，又道，“我明天一早就跟阿森说，下午就能把南书房腾出来了。”

“陌毅几个的家眷还没有来京，马上是重阳节了，那几个家伙吵着要来家里做客。”赵凌笑道，“我们成亲的时候陌毅不是喝多了歇在了南书房吗？我寻思着，这样的事以后只怕还会发生，不能总让阿森像个小厮似的照顾他们，还不如把他搬到内院来住。”

原来如此！傅庭筠笑道：“要不我们索性花点力气，把两间的南书房隔成单独的两间客房，再在院子里放上石桌石椅，现在秋高气爽的，大家还可以在院子里坐着喝茶聊天。”

“那就劳你多费些心。”赵凌显然对这主意也很感兴趣，连连点头，然后笑着搂着她，吻了她的鬓角一下，道，“你这些日子管家，累不累？”

家里不过主仆数人，而且家主赵凌还是多半时间都不在家，她就是想忙，也没什么可忙啊！傅庭筠不由得抿了嘴笑。

赵凌看着她笑靥如花，忍不住俯身亲在她的嘴角上……

傅庭筠被身边的动静吵醒。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昏黄的灯光下，赵凌正坐在床边躬身穿鞋。

傅庭筠靠了过去，从他背后搂了他的腰，“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你要去宫里了吗？”

她觉得身上一凉，这才发现自己只披了件小衣，正想拉了被子盖住，赵凌已转身抱住了她，“乖，这才寅时，天气冷着呢！你在屋里好好歇着，我晚上回来和你下围棋。”一边说，一面拉过被子裹了她，服侍她躺下，在她的额头上亲了又亲，“过几天就轮到我休沐了，到时候我们去逛大相国寺去，你说好不好？”语气舒缓轻柔，像是在哄小孩子似的。

傅庭筠昨天晚上几乎没有合眼，赵凌熟悉而温暖的气息让她睡意蒙眬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又沉沉地睡去。

赵凌亲了亲她的面颊，看着她睡着了，这才躬身重新穿了鞋，走到门口嘱咐值夜的珍珠不要喊傅庭筠，让她睡到自己醒来，这才出了垂花门。

等傅庭筠醒过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她暗暗喊了一声“糟糕”，叫了珍珠服侍梳洗。

雨微笑吟吟地端了早膳进来。

自从过了初六，她又重新开始到傅庭筠屋里当差。

“新酱的萝卜好了。”她眼角眉梢都透着几分喜色，帮傅庭筠摆着碗筷，“三娘特意切了一小碟请太太尝尝。”

白米粥香糯甘甜，新酱的萝卜清脆可口，傅庭筠连吃了两碗粥，旁边一碟平日里很喜欢吃的葱煎黄花鱼来不及动筷子她就饱了。

她舒服地放下了筷子，把赵凌让阿森住到西厢房，将南房的两间书房空出来做客房的事跟雨微说了：“怎么也要跟阿森打声招呼。昨天太晚，原准备今天一早说的，谁知道却起来迟了，如今只有等到下午了。”颇有些沮丧。

雨微忙道：“也耽搁不了多少工夫——家里现成的陈设都有，西厢房虽然空着，可时时打扫，直接搬进去住就行了。至于说隔书房的事，就是今天找好了工匠，人家也不可能即时就开工，怎么也要等到明天。太太还是宽宽心，九爷也没有说等着有人住进来啊！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蕊儿进来了，“太太，门外来了一群人，赶着马车，拉着东西，说是从张掖来的，叫什么杨玉成和金元宝，要见太太……”

“啊！”傅庭筠大吃一惊，站了起来，“快，快请他们进来。”说着，已起身往门外走。

蕊儿见了，小跑着赶到了傅庭筠前面去请客人，雨微却扶住了傅庭筠，“太太，您慢些，人都到了门口，也不急这一时半会儿的。”

也是！傅庭筠失笑，“只是这消息来得太突然……”脚步果然就缓缓。

蕊儿已领着杨玉成和金元宝进了垂花门。两人恭敬地给傅庭筠行礼，称着“嫂嫂”。傅庭筠装作没有看见杨玉成眼底的戏谑之色，还了礼，请他们到了厅堂奉茶。

“你们怎么会来的？事先怎么也不让人带个信来？我也好帮你们收拾房子。”她连珠炮似的道，“三福和石柱、安心他们呢？怎么没有跟着一起来？”说话间，雨微和珍珠上了茶，她喊住了雨微：“你去跟郑三说一声，杨大人和金大人来了，让他们把杨大人和金大人的东西卸下来放到……”

最好就是南边的书房了……傅庭筠脑子里念头一闪，语气微顿，然后嗔道：“你们来京都，是不是九爷的意思？”

两人呵呵地笑。

杨玉成道：“嫂嫂，我们现在好歹也是有品阶的朝廷命官了，要不是有九爷帮忙，哪里能调到这京畿重地来……”

“我就知道。”傅庭筠佯装愠色地道，“他昨天还让我把南书房收拾出来……原来就瞒着我一个人啊！”

“嫂嫂言重了。”金元宝忙正色地道，“九爷也是想给嫂嫂一个惊喜！”

这个赵凌，明明知道杨玉成他们要来，昨天晚上还闹腾她，害得她这个时辰才起床。傅庭筠脸色微红。

金元宝忙转移了话题：“这次我调到了通州卫任百户，玉成、三福、石柱调到了大兴卫，玉成任了总旗，三福和石柱任了小旗。”

又是一个惊喜。

“三福和石柱也到了京都？”傅庭筠满脸笑容。

“不仅他们到了京都，”杨玉成快言快语地道，“安心也到了，还把您留在张掖的东西也都拉来了。”

他的话音未落，厅堂外已传来三福洪亮的声音：“姐姐，这东西放哪里？”

“你跟我来。”雨微笑着让他把东西放到了东厢房。

金元宝就喊他：“你们先进来给嫂嫂行个礼。”

三福大声应“是”，叫了石柱和安心进来。

大家行了礼，又去搬东西了。

傅庭筠忙吩咐郑三娘到旁边一家叫东来顺的饭庄叫一席菜来：“……这顿你们自饮自酌，等九爷回来了，再让他好好陪陪你们。”

外面就传来一声惊呼。

阿森满脸兴奋地跑了进来，“玉成哥！元宝哥！”扑到了杨玉成的怀里。

“哎哟，”杨玉成打趣着他，“我们家二少爷下了学，”又上下打量他，“还穿着茧绸袍子，已经是个富家公子的样儿了。这样要是走在街上，我们可不敢认了。”

他们几个都是男子，又一路风尘，看着像那拉车的。

“你……”阿森从杨玉成怀里跳了出来，横眉怒目地瞪着杨玉成，一副势不两立的样子。

“不是说上了学堂吗？”金元宝也在一旁凑趣，“怎么越学越回去了？从前听到这样的话撸了袖子就要打人的。怎么？现在只知道生闷气了？”

阿森眼泪在眼眶里直转，他看了看傅庭筠，又看了看金元宝和杨玉成，气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阿森什么时候这样哭过！傅庭筠吓了一跳，忙将阿森拉到了怀里，“看你这小气样，他们不是在逗你玩吗？”

阿森就用手背擦着眼泪，磕磕巴巴地哽咽道：“我是觉得，他们都和我生分了。我明明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们还说我是富家少爷，在那里摆谱。我们学堂的人大部分都穿着茧绸的衣裳，只有两三个人穿的是粗布衣裳，还有穿杭绸和湖绸的呢……”

傅庭筠就瞪了杨玉成一眼。

杨玉成讪讪地笑，哄着阿森：“这不是逗你玩的嘛。”

阿森是个大气的孩子，不待傅庭筠出口相劝，金元宝为他辩了几句，他的气就散了，又开始有说有笑了。待听到要将他的房间腾给杨玉成和金元宝住的时候，他连声说好：“这样我们又可以住在一起了。”雀跃着要去给他们收拾房间。

金元宝忙拦住了阿森，对傅庭筠道：“卫所有地方给我们住。何况我们一个在通州，一个在大兴，来回一趟也要两天的工夫，每隔十天才有一次休沐……这次我们来，一是怎么也要给九爷和您打个招呼，二来是帮着把东西送过来。”言下之意是并不会在这里长住，以后也难得来一次，让她不必劳神费力。

“这也是九爷的意思。”傅庭筠想到赵凌的话，笑道，“是九爷把你们调进京都的，

你们的事他应该是最清楚的。他有这样的吩咐，肯定是有这必要。你们也不要推辞，既然喊了我一声‘嫂嫂’，就把这里当自己家就是。”

雨微听着，已笑着高声叫了珍珠和蔻儿帮着去收拾房间。

杨玉成和金元宝这才没说什么，一起去帮着收拾东西了。

不过半个时辰的工夫，阿森的东西搬到了西厢房，傅庭筠留在张掖的东西入了库，又从后罩房搬了几张床到南房。杨玉成和金元宝住了靠东边的那间，三福、石柱和安心住了靠西边的那一间。郑三娘又张罗着给他们打来了热水梳洗，那边东来顺的饭菜也送了过来。

由阿森陪着杨玉成、金元宝等人用了膳，几个人边整理着各自的衣裳，边说着这些日子在各自身上发生的事。

晚上赵凌回来，大家又热闹了一番。

回到屋里，傅庭筠就瞪大了眼睛，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赵凌喝了些酒，嘿嘿地笑，“原想让你高兴高兴的……没想到他们提前来了。”然后仗着酒意抱住了傅庭筠，亲着她的嘴。

傅庭筠闻着那酒味就不舒服，别过脸去。

赵凌忙道：“怎么了？”语气里透着几分慌张。

“闻不得这酒味。”傅庭筠道，“我去给你沏杯浓茶去。”

“我去就是了。”赵凌扶着她到一旁坐了，“今天你累了一天了，先歇会儿。”然后自己去沏了杯浓茶，喝了茶，还嚼了嚼茶叶。再凑到傅庭筠身边的时候，她这才觉得好受了些，问他：“你说陌毅几个可能初九要来家里做客的，可曾决定下来？”

“决定下来了。”赵凌想着刚才杨玉成给自己敬酒的时候好像有两滴酒洒到了衣裳上，一边和傅庭筠说话，一边脱了外衣，“初九皇上要去登玉鸣山，禁卫军要随行，大家约了初十来家里玩。”

“来几个人？”

“七八个的样子。”

“那得提前准备。”傅庭筠沉吟道，“家里只有十坛金华酒了，恐怕有些不够。鸡鸭鱼肉之类的都说好，这螃蟹、黄花鱼之类的却要提前预订才行……”

“这不还有几天吗？”赵凌笑着揽了傅庭筠的肩膀往内室去，“而且家里不是还有杨玉成和金元宝他们吗？反正他们要到了九月下旬才会去卫所报备，你有什么事，趁着他们这几天都闲着，该吩咐的就吩咐，该支使的就支使，谁让你是他们的嫂嫂呢？”

傅庭筠汗颜，和赵凌在床边并肩坐下。

赵凌蹲下去帮她脱了鞋，“快些睡吧！明天不是要把南房的两间书房改一改吗？还有那些石桌石椅，也要安排人去买，还要派人领着他们去买几件衣裳……”又道，“当初我们散伙的时候，大家都分了银子，你不用担心账目的事。”

傅庭筠哭笑不得，“既然是我派人领着他们去买衣裳，自然是他们出钱才是。”